

莊子註疏

大正之次

二

服部文庫
イ 17
2074
10

117
2074
10

莊子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郭象注

寓言十九寄之佗人則十言而九見信 䟽寓寄也世人愚迷妄為猜忌聞道已說則起嫌疑寄

之佗人則十言而信九矣故鴟蒙雲將肩吾連叔之類皆寓言耳 重言十七世之所重

七見重言長老鄉閭尊者也 䟽信也 䟽老人之言猶十信其七也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夫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况之於言曰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

䟽卮酒器也日出猶日新也天倪自然之分也 䟽和合也 卮滿則傾卮空則仰空滿

任物傾仰隨人無心之言即卮言也是以不言言而無係傾仰乃合於自然之分也又解卮支也支離其言言

取是二人取非一人不
取是非一人

無的當故謂
之卮言耳
寓言十九籍外論之
言出於已俗多不受
之類皆所
疏籍假也所以寄之使人十言九
信者為假託外人論說之也
親父不為
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
信然時有信者輒
以常嫌見疑
疏謀構合也又談其子人多
不信外人譽之信者多矣
非吾罪也人
之罪也
已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足受寄
疏吾父也非
實而聽者妄起嫌
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
疑致不信之過也
夫俗人顛倒妄為滅古與已同見則
應而為是與已不同則反而非之
同於已為是之異
於已為非之
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所是非借外如何

疏
文迷執同異妄見是非
同異既空是非滅矣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

耆
以其耆又故俗共重之雖
疏耆又壽考者之稱也
使言不借外十信其七
已自言之不藉於外

為是長老故重而信之
流俗之人有斯迷妄也
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斯令

耆者是非先也
本在物先耳其餘本末無以
疏期待也
待入則非所以先也期待也
經傍通曰緯言此人直置以年老居先亦無本
末之智故待以耆宿之礼非關道德可先也
人而無

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直是陳人
之人耳而

俗使共信之此俗之所
疏無礼義以先人無人倫之道
以為安故而習常也
疏也直是陳久之人故重之耳

世俗無識
一至於斯
卮言出和以天倪以曼行所以窮年
自

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則曼行矣誰能定之哉故曠

然無懷目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然年矣也

疏 曼行無心也隨日新之變轉合天然之倪分故能日

疏 循萬有接物無心所以寬迨化之天年極生涯之遐

壽 不言則齊疏 丈理處無言言則非當故 齊與言不齊

也 齊不言也不言與言既 言與齊不齊 付之於物而就

疏 其不一故不齊也 故曰言無言 用其言則彼此

是非居然自齊若不能自彼而立言 故曰言無言 所言

以齊之則我與萬物復不齊耳也 故雖有言而 疏 亦未徹效唯當凝照聖人知真

我竟不言也 動寂出處默語其致一焉故能無言則言言則

無言也豈有言與不言之別齊與不齊異乎 故曰言 雖出吾

故曰言 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口皆彼

無言也

言 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我口疏 此覆解前

耳 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有自也而

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疏 執自

見有可有然自他 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

既空然可斯泯也 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

有可不 疏 惡乎猶於何也自化並空物我俱行於何處

可也 疏 而有不可於何處有然不然以此推寬然

可自息斯覆解前 物固有然物固有所可 各自自然

有自而然可義也 物固然無物不可 各自可 無

物不然無物不可 統而言言之則無可無不 疏 丈俗中之

徒於無然而固然 非厄言日出知以天倪孰得其久 唯

言隨物制而任其天_言疏_{自非隨可新之變達}然之分者能無大落_{者誰能證長生久視之道守言}得之者_{至也}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樞_{其氣則一也}樞_{樞代也}夫物云云稟之造化受氣一種_{始卒若環}而形質不同運運遷流而更相代謝也_{者於作已}疏_{物之造化}終而復始此出樞代之狀也_{復為卒也}莫得其倫_{理自介}疏_{倫理也}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_{故莫得}也_{夫均齊者豈妄}疏_{均齊也}然齊等之道即以前章之是謂天_{哉皆天然之分}自然之_{分也}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_{與時俱也}疏_{夫運運不停新新流謝是以行年六十而與年俱變}者也然莊惠相逢好談玄道故遠稱丘父以顯變化

之_方始時所是卒而非之_{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未知_{遊心者豈異於俗哉也}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_{變者不停}疏_{夫人之壽}數_{數之既不定數豈有邪是以去年之是於今非矣故知}今年之是還是去歲之非今歲之非即_{是來年之是故容成氏曰除日無歲也}惠子曰孔子勤_{志服知也}疏_{謂孔子勤志服應而後知非能任其自}也惠施未達抑度孔子謂其勵志勤行_{用心學道故至斯智非自然任化者也}莊子曰孔子謝_{之矣而其未之嘗言}疏_{謝變化之自介非知力之所為}謝代也而汝也未無也言丘父於勤服之心久已代謝_{汝且復靈無}孔子曰丈夫受才平本復靈將生_{才知而}復浪言也

不復其本靈疏夫人稟受才智於大道妙本復於靈命則生亡矣

是莊子述孔丘之疏以盡生涯豈得勤志役心而於造物此

語詞抵惠施也疏鳴而當律言而當法疏言者法之所出

而法律者衆之所爲聖人就用之耳疏鳴也當中也

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爲也疏居父聖人與陰

陽合德故風韻中於鐘疏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

律言教考於模範也哉

人之口而已矣疏口耳好惡是非利義之陳未始出吾口

也疏仁義利害好惡是非返彼前義應時陳說雖復言

出於口而隨前人即是用衆人之口矣也

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違疏定天下之定疏口所以宣心

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誰疏隨衆

敢逆立哉吾曰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爲乎疏所且

用其心知教既隨物物以順之如市從風不敢疏已乎已

乎吾且不得及彼乎疏目而來之疏已止也彼孔子也車

徒庸淺不能逮及此是疏曾子再仕而心再化疏姓曾名

莊子歎美宣尼之言也

弟子再仕之疏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

義列在下文

不洎吾心悲也疏六斗四升曰釜六斛四斗曰鍾洎

親在椽雖少而歡樂後仕親沒椽雖多而悲疏弟

悼所謂再化以悲樂易心爲不及養親故也

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

乎疏縣係也謂參仕以疏縣係也門人之中無的姓講

爲親無係椽之罪也疏當是四科士世之流也曾參

備員 子方三九也備
毛依心可孝也三豎半羊
豕也三豎依心可不孝
也

仁孝為親永祿雖復悲樂應無
係罪門人疑此咨問仲丘也
曰既已既矣係於祿也

無所懸者可以有哀乎
夫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
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怡

暢盡色養
疏夫孝子事親務在於適無論祿之厚薄盡
之宜矣
於色養而已故有備員而稱孝子三牲猶

為不孝參既心存哀系得無係祿
之罪乎夫唯無係者故當無哀系也
彼視三金三千鍾如

觀鳥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視柴
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

去耳豈有哀
疏彼謂無係之人鳥雀大以喻子鍾蚊虻
樂於其間哉
小以比三金達道之人無心係祿子鍾

三金不覺少多猶如鳥雀蚊虻相與
飛過於前矣夫然而已豈係之哉
顏成子游謂東郭

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三季而野
利也
疏昔在郭東馬
利也
曰東郭猶是

齊物篇中南郭子綦也子游子綦弟子也野質樸
也聞道一年學心未熟稍能撲素去浮華也
二年

而從
不自
疏順於
三年而通
我也
疏不帶
四季而物
物與

同
五年而來
自得
疏為衆
六年而鬼入
骸也
疏神會
七

年而天成
無所
疏合自
八年而不知死
適而安
疏妙善也善惡同

疏
智冥造物神合自然故
九年而大妙
故無往而不具
疏妙精微也聞道

此言久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
自忘則穢累且去以至於盡耳
疏日久學心漸着

故能超四句絕百非義極重玄
理窅衆妙智照宏博故稱天也
生有為死也
則喪其生

疏處生人道沉溺有
為適敗死滅也
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
自由也由
有為故死

玄象之天之色也
象日月星也

由私其生故有為今所以勸疏公乎也自西也所以人
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 疏生也軌之死地者猶私
愛其生不能公 而生陽也無自也 迹無為而忽然獨
正故勸導也 非有威於陽氣而有此生既
由也 疏無所由從故不足私也 而果然乎疏 果決定也
決定 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然而果然故無適無
如此 疏夫氣聚為生不足氣散為死不足哀生
而至 死既齊哀系斯泯故於何處可適於何處而不
可適乎所 天有歷數地有人物吾惡乎求之 自足 疏
在皆適耳 天有歷數地有人物依捫造 莫知其終
歷度數玄象麗天九功四極人物依捫造 莫知其終
化之中米皆具足吾於何處分外求之也 莫知其終
若之何其無命也 理必自然終不由 疏夫天地書夜人
於知非命如何

由莫知終始時來運去非命
如何其無命者言有命也 莫知其始若之何其有
命也 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有意也故 疏
又遺命之名以明其自介而後命理全也 疏
去生來猶春秋冬夏既無終始豈其命乎 有以相應也
其有命者言無命也此又遺其命也 有以相應也
若之何其無鬼邪 理必有應若有 疏鬼神識也夫耳眼
於物境義同影響豈無靈 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
乎其無鬼者言其有之也 疏夫人睡中則不知外物
邪也則雖相應而無靈也 疏雖有眼耳則不悉色
若其有靈如何不悉其有鬼 衆罔罔問於影目若向也
者言無也此又遺其識也矣 衆罔罔問於影目若向也
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

罔兩影外微陰也。並富言者也。
若汝也。俯低頭也。括束髮也。汝

坐起行止唯形是從以匹測量必因形乃有言不待厥理未詳設此問答以彰獨化耳

運動自尔死 叟叟無心運動貌也奚何也
無所稍間足 影荅云我運動無心筆條自

得無斷可待獨化而生
汝無所知何勞見問也

疏 予我也我所有行止率乎造物皆不
知所以悉莫并其然尔豈有待哉

影似形。疏。蝟申蟬殼也。蛇蛻皮也。走。蟻
而非形。蝟變化而為蟬。蛇從皮內而

蛇出者皆不自覺知一也而蟻蟪滅於前蟬自生於後
非曰蟻蟪而有蟬蟬亦不待蟻蟪而生也蛇皮之義亦
復如之是知一切万有無相自待悉皆独化今曰自然
故影云我之自待同蛇蛻蛻申似形有而實非待形

屯聚也代謝也有
天有日影即屯聚

逢夜逢陰影便代謝若其目形有影故當不待次日陰夜有形而無影將知影必不待形而獨化之理章也

吾所以有待者水日也必其不形
水日亦不能_レ注影也故影亦不待

於火而況乎以有待者乎

彰疏 况乎有待者形也必無火日形亦不能生影不待
矣 形也夫形之生也不用火日影之生也豈待形乎

故以水月^ヲ況^シ之^ニ則知影^ハ不^レ得^ル形^ヲ明^ニ矣形影尚^モ不^レ相待^セ而况^ヤ他物^ヲ乎是知^ル一切萬法悉皆獨化^シ也彼來^ル則

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疆陽則我與之疆陽疆

陽者レ又何ヲ以カ有ハ問フ乎ナ

直自彊陽運動相隨往來疏彼者形也
來耳無意不可問也強陽運

動之類也。夫往來運動形影共時，即無再往成資。獨化獨化之理妙絕，各言各言，問答其具之矣。陽子

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疏

姓陽名朱字子居之往也。沛，彭城今徐列是也。邀，遇也。梁國今沛列也。陽朱南邁，老子西遊，邂逅逢於梁宋之地，適於郊野。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而與之言，不可也。疏

昔逢陽子，謂有道心，今見務空，知其難教，嫌其異俗，是以傷嗟也。陽子居不

谷，疏。自覺已非，至舍進，邀中，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

疏：盥酒也。櫛，梳也。宿逆旅之舍，至止息之所，於是進水漱酒，執持巾櫛，膝步肘行，盡和虔恭，殷勤請益，庶蒙

艾鐵。曰：向者第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問

矣，請問其過。疏：向被抵訶，欲請其過，正途行李未看，問

也。老子曰：而睢睢，肝肝而誰與居？疏：睢睢，肝肝，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

疏：睢，肝，躁急威權之類也。而，次也。跋扈，威勢，矜莊，耀物，皆哀憫誰將次居處乎？太白若辱，威

德若不足。疏：文人廉潔貞清者，猶如汚辱也。威德圓滿，者猶如不足也。此是老子引道德經以戒

子居。陽子居就定然，變容曰：敬聞命矣。疏：變然，慙慙也。既秉教旨，驚

懼更深，誓首虔敬奉尊命也。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

櫛，舍者避席，揚者避竈。疏：尊形自異，故疏將送也。家公主，憚而避之也。人公也。揚，燒火

也。陽朱往沛，正事威容，舍息逆旅，主人迎送，夫執爵，席妻執櫛，巾先坐之人避席而走，然火之者不敢當竈威

勢動物一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舍從沛反
至於斯矣教戒除其容飾遺其衿衣混迹同塵和
光順俗於是舍息之人與爭席而坐矣

莊子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莊子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郭象注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列支支子州支父
子自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

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疏

堯許事迹具載內篇姓子名列字支父懷道之人隱者也

堯知其賢讓以帝位以我為帝亦當能以為事故言猶
之可也幽深也憂勞也言我處境幽深固心憂勞且欲
修身康今合道未有
閑暇緝理萬機也
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

况他物乎疏

夫位登九五威跨萬衆人倫尊重莫其於此尚不以斯榮貴損害生涯况乎他外事

物何能介意也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疏夫志天下者無以天下為也唯此之人可以委託於天下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子伯子州子伯

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疏舜之事迹

具又在內篇支伯猶支父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

之所以異乎俗者也疏夫帝王之位重大之器也而不可以此貴易奪其生自非有道孰能如是故異於

流俗之行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

之中冬日衣皮毛夏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

收飲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

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疏姓善名卷隱者也

時自得天地之間逍遙塵垢之外道在其中故不用天下悲天子之不知余也遂不

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疏古人淳樸嚙帝為子恨舜不識野情所以

悲嘆舜以天下讓其友石后之農石后之農曰捲犂后

之為人葆力之士也疏后字亦有作石者隨字說石戶地也農人也今江南喚人作

農此則舜之友人也葆牢固也言舜心志堅固力勤苦腰背捲犂不得散休以此勤勞辭來見讓故不受也

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犂子以入海中

終身不友也疏古人荷物多用頭戴如今高麗猶有此風以舜德化未為至極故其妻子不踐

其土入於大海洲島 大王實父居邠狄人攻之疏

實父王季

之中往而不及也 之文文王之祖也邠地各狄人儉

也國鄰戎虜故為狄人攻伐 事之以皮帛而不受

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

者土地也大王實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

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

狄人臣奚以異疏 事奉也勉勵也奚何也狄人貪殘意

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皇所養曰杖策而去之民相連

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疏 用養土地也所養百姓也

存地故不可也曰拄杖而去民相連統遂有國於岐陽

夫大王實父可謂能尊生

兵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賤不以利累形

今世之人居高尊貴者皆事天之見利輕其身豈

不惑哉疏 夫乱世流偽人心浮淺徇於軒冕以喪其身

越人二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

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

艾乘以至輿疏 搜王子名也丹穴南山洞也王與君之

玉輅也越國之人煩殺君主王子怖懼逃之丹穴 王子

搜援綏登軍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

王子搜非愚為君也愚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哥謂

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疏接引也

繩也辭不獲免長歎登軍非愚為君恐為韓魏相與爭

禍患以其重生輕位故可屈而為君也

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疏僖侯韓國之君也華子魏

之賢人也韓魏相鄰爭侵境上于戈子華子曰今使天

既動勝負未知休惕居懷故有憂色

下書銘於君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

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疏

銘書記也攫捉取也廢斬去之也假且書一銘記投

於前左手取銘則斬去右手右手取銘則斬去右手然

取銘者必得天下君取之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疏云

不以取辭喻借問韓侯也不能斬兩臂而取亦合也子華子曰甚善疏歎君之言自是觀之兩

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

疏自從也於此言而觀察之則一身重於兩臂兩臂重

於天下天下又重於韓韓之與天下輕重之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然身傷生以憂戚不

得也疏所爭者疆畔之間故於韓輕重遠矣而必僖侯

固憂愁傷形損性恐其不得豈不感也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

知輕重矣疏

領悟其言
歎之奇效也

曾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

以幣先焉疏

曾侯魯哀公或云魯定公也姓顏名闔魯人隱者也幣帛也聞顏闔得清肅之道欲

召之為相故遣使人
齋持幣帛先通其意

顏闔守陋間苴布之衣而曾君

疏苴布鹿布也飯飲也居陋陋之間巷

曾君之使者至

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

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

遣與也不欲受幣致

使者還及幣之復來求之

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愚實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

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主首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

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疏

緒殘也土

也夫用真道以持身者必以國家為
殘餘之事將天下同於草土者也

今世俗之君享多

危身養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

所以之與其所以為疏

殉逐也察世人之所適往觀察
庶之所云為然後動作而應云

也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

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

侯之重哉疏

隨國近濮水濮水出寶珠即是靈蛇所御
以報恩隨侯所得者故謂之隨侯之珠也

夫雀高千仞以珠彈之所求者輕子列子窺容貌有飢

所用者重傷生殞物其義亦然也色容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冠蓋有道之士也居

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疏子陽鄭相也御冠鄭人也有通而窮

子陽不好賢士遠遊之客譏刺子陽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

者無拜而辭疏命召主倉之官令與禦使者去子列子

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

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令邪疏

與粟不受天命貪窮嗟惋拊心責丈夫罪子列子笑謂之

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

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

陽疏子陽嚴酷人多怨之左右有謀拊子陽弓楚昭王

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疏昭王名軫平王之子也

子平奔吳而耕於野後至吳王闔閭之世讀知伐楚遂

奔走奔走之由列在下文昭王及國將賞從者及屠

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及國說亦及

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

綱又作併併狂太也

或作併

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及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存國而身不足以死寇其軍人鄧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者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疏三旌三公也亦有作珪字者謂三卿皆執珪故謂三卿為珪也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

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和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安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顧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疏原憲孔子弟子姓原名忠字憲也周環各一堵謂之環堵猶方丈之室也以草蓋室謂之茨也褐粗衣也匡正也原憲家貧室唯環堵仍以草覆舍夾條為樞蓬作門扉破甕為牖夫妻二人各居一室蓬雨濕而絃歌自娛知命安貧所以然也子貢乘大馬中紉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疏子貢孔子弟子名賜能言語好榮華其軒

束脩者束十束也
脩、哺也言十束之脯云
心也

蓋是白素裏為紺色車
馬高大故巷道不容也
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疏
綖躡也以華皮為冠用藜藿為
秋貧無僕使故自應門也
子貢曰嘻先生何病愿
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
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疏
繫者故懷
慙愧之色
愿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
教以為己仁義之愿與馬之飾愿不忍為也疏
嚴也夫趨世候時希望富貴周旋親比以結明黨自求
名譽學以為人多覓於束脩教以為己記仁義以為
愿飾車馬以為街矯矜
空君子耻之不忍為之也
曾子居衛緇袍無表顏色腫噲
手足胼胝疏
以麻緇袍絮復無表裏也腫噲
猶利錯也每自力作故生胼胝
三日不舉
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衽而肘見納履而踵決
守分清虛家業窮窶三日不登熟食十年不製衣新衣
疏
纓爛正冠而纓斷袖破捉衽而肘見履敗納之而跟
後決
也
曳綖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
諸侯不得交疏
歌商頌響南時官商聚其辭理雅符天
地聲氣清厲又謂金石風調高素超絕
人倫故不與天子為
臣不與諸侯為交也
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
者忘心矣疏
夫君子賢人不以形挫志攝衛士不
以利傷生得道之人忘心知之術也
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單胡不仕乎顏面對曰不願仕

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單胡不仕乎顏面對曰不願仕

田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針黹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而不顧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固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共之而不權行修於內者無位不怍立誦之又矣今於面而後見之是在之得也疏針黹也怍羞也夫自得之士不以得喪駭心內修之人豈復顧羞無位孔子誦之其來已久今勸面仕豈非失言曰面又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疏瞻子魏之賢人也魏公子牟也

山公子牟也公子有嘉遁之情而無高蹈之德故身在江海之上而隱遁心思魏闕之下榮華既見賢人借問其術也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疏重於生道則輕於榮利榮利既輕則不思魏闕也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疏雖知重於生道未能勝於情欲

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疏若不勝於情欲則宜從順心神亦不

勞勞生也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疏情既不勝強生抑挫情欲已損抑又乖心故名重傷也如此之人自然夭折故不得與壽考者爲俯類也

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岩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疏夫太國王孫生而榮貴遂能岩

棲谷隱身履難辛雖未階平玄道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而有清高之志足以激發勵俗也

七月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疏陳蔡之事

外篇已解既遭創餓當無火食藜藿之養不加米糝顏色表憊而歌樂自娛達道聖人不以爲事也顏面

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

樹於宋窮於商周困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

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疏仕

魯而被放逐於衛而削迹誦於宋樹下而司馬桓魋欲殺夫子憎其坐處遂伐其樹故欲殺夫子當無罪苦凌籍之者應無禁志由賜未達故發斯言顏面無以應人告孔子孔子推琴

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

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疏喟然嗟嘆貌由與賜細碎之人也今召將來告

之善道如斯困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

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

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

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

幸乎疏夫歲寒別木處窮知士孔子削然反琴而絃歌

子路抗然執干而舞疏削然取琴色也抗然奮勇貌也既師資領悟彼此歡娛也子

紹運園云宜王房王季也

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条
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窮通為寒暑風雨之
序矣疏夫陰陽天地有四序寒暑濕入處其中何能無窮
通不素邪故設得道之人處窮通而常樂辟之
風雨何足不懷哉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疏共伯
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於共勵王之難天子曠絕
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為王共伯不聽辭不獲免遂即王
位二十四年天下大旱舍屋生火卜曰勵王為崇遂廢
共伯而立宜王共伯退散還于本邑立之不喜廢之不
忍道遙於丘首之山丘首山今在河內潁陽地名在襄
陽未為定地名也故許由娛樂於潁水共伯得志於首
山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
也

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

以其厚行漫我吾羞見之曰自投清冷之淵孔子曰士
志於仁者

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遐高疏北方
風遊世與夫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之際也疏之人

名曰無擇舜之友人也后君也堯上曰畎畝下曰畎清
冷困在南陽西嶠縣界舜耕於歷山長於堯畎將堯門
闕受堯禪讓其事迹豈不知如是乎又欲將耻
辱之行汚漫於我以此羞慙遂投清冷也湯將伐桀

曰卡隨而謀卡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

湯又曰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

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佗也疏姓
卡

名隨姓務名光並懷道之人隱者也湯知其賢曰之謀
議既非隱者之務故谷以不知姓伊名尹字執乎惟世
之賢人也忍耐也垢耻辱也既欲阻兵應須強力之士
方將殺王亦籍耐羞之人化外之能吾不知也

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于隨于隨辭曰后之伐
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
也吾生乎乱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
忍數聞也乃自殺桐水而死疏漫汚也桐水在潁川
郡界字又作桐湯

又讓務光曰知者諉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
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

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疏

享受也廢上謂放桀也殺
民謂征戰也犯其難遭誅

戮也我享其利謂受祿也

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

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又見也乃負石而自沉廬

水舊說曰如平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不合之外人
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

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為不合之外故當付之
堯舜湯武耳淡然無係故汎然從衆得失無繫於懷何
自投之為哉若二子者可以為疏廬水在遼西昔周之
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疏北平郡界也

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

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疏

孤竹國名在遼西伯
夷叔齊兄弟讓位聞

新
二等隨官也二列兄弟
同也
列官三公三列始一列
一番官也

文王有道故往觀之夷
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且往

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列血牲而埋之疏岐陽是岐山之

陽文王所都之地今扶風是也周公名且是武王之弟
故曰叔且也其時文王已崩武王登極將欲伐紂招慰
賢良故令周公與其盟誓加祿二級授
官一列乃牲血釁其盟書埋之壇下也
二人相視而笑

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

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疏和

也喜福也神農之世淳朴未殘四時祭祀盡於恭
敬其百姓忠誠信實緝理而已無所求焉
樂與

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

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疏為政順事百姓緝理從於物情終不幸人之災以為

已福願人之險
今周見殷之乱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

以爲已利也
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

要利是推乱以易暴也疏迅速也速為治政彰紂之虐謀謨行貨以保兵威顯揚行

說以化黎庶可謂推周
之乱以易殷之暴也
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

遇乱世不苟為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

身也不知避之以繫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

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

類高節矣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世之節也

論語

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棄天衢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歎况其他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風使暴虎之君得肆其妻而莫之敢無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邪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巨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疏塗汚也若與周並存恐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疏塗汚也若與周並存恐

於首陽山首陽山在蒲列城南近河是也

莊子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終

莊子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廿八

莊子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郭象注

孔子與柳下焉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
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馳入牛馬取人
婦女貪得志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遇之邑大
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疏姓展名禽字季食萊柳下故謂之柳下季亦言
居柳樹之下故以爲號展禽是也莊公時孔子相去有餘歲而言及蓋寓言也跖者禽之弟名也常爲巨盜故
名盜跖穿穴屋室解脫門柵而取人牛馬也亦有孔子
作空字驅字者係小坡也爲室既巨故百姓畏之

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
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實父子
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
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
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
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
弁將李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
足以距敵弁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

入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
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餽之䟽

餽食也于首驂
乘在車之右也

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

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云云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

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

告之介作言造語妄稱文武䟽

言孔子憲章文武祖述
堯舜刊定札樂遺迹將

來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脰䟽

脰助也言左文所戴冕
浮華雕飾華葉繁茂有

類樹枝又將牛皮用為革
帶既濶且堅又如牛肋也

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

衣搖脣鼓舌檀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

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微倖於封侯富貴者也疏微倖冀望也

作孝悌序人倫意在平富貴封侯者也故歷聘于之罪不巳快與有鳳兮之譏師金致勿狗之誦也

大極重疾走既不然我將以子肝益餐餽之膳孔子復

通曰丘得幸於李願望履幕下疏言丘幸甚得與賢兄朋友不敢正觀

儀容顧履帳幕之下亦有作慕字者慕履迹也願履慕迹猶看足下謁者復通盜疏曰使

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走拜拜盜盜踞大怒兩展

其足案劍頃目聲如乳兕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

生逆吾心則死疏趨疾行也及走却退兩展其足伸兩脚也孔子曰聞

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義好無双少長貴賤見而

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并諸物此中德也勇悍

果敢聚眾率在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

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一寸面自有光脣

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

耻不取焉疏激朋也貝珠也黃鐘六律色也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

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木城

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邑實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
罷兵休卒收養昆弟恭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
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
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天義好人見而悅之者
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
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年告我以大城衆
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蓄我也安可長久也疏言大
民不可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
長久也

置錐之地疏

堯讓舜不授丹朱舜讓禹而商均不嗣故無置錐之地也

湯武立為天

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疏

殷湯周武總統萬機後世子孫咸遭

篡殺豈非四海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

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

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

之曰知生之民相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居居

安靜

之容于千

自得之良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

而衣無有相客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黃帝不能致德

五兵
弓矢戈矛戟世本矛
戟錢刀楯弓矢谷梁
注一凡有八說詳會

與車无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疏致至也蚩尤諸侯也涿鹿地名今幽

州涿郡是蚩尤造五兵與黃帝戰故流血百里也堯舜作立都臣疏置百湯放

其主疏放桀於南巢也武王殺紂疏朝歌之戰自是之後以強陵

弱以衆暴寡陽武以來皆乱人之徒也疏征伐篡殺今湯武最甚

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弁以教後世疏孔子憲章文

爲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衆

富貴焉盜竄矣夫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

我爲盜跖疏制縫腋腋衣淺薄之帶矯飾言行子以耳

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

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

疏高危之冠長犬之劍勇者之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

君而事不成身殖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疏

仲由疾惡情深殺衛君蒯聵事既不子自謂才士聖人

邪則再逐於魯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

天下子教子路殖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

道豈足貴邪世之所尚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

戰隊鹿之林流血百里堯不慈疏謂不與并舜不孝疏朱天下

為父所禹偏枯疏治水勤勞風柳雨沐致湯放其主武疾也

王伐紂文王拘羑里疏羑里殷獄名文王遭紂之難厄

此六子者世之所高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

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疏六子者謂黃帝堯舜禹湯文

於真道而不及於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王也皆以利於萬衆是以進

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節不葬鮑焦飾行

非世抱木而死疏二人窮死首山復無子胤收葬也姓

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

而守節荷擔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交

諸侯子貢遭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土汚其

君者不食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

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

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疏申徒

沉前篇已叙諫而不聽未詳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

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疏晉

公重耳也遭麗姬之難出奔他國在路困乏推割股肉

以餉之公後還二月封於從者遂忘子推子推作龍蛇

之歌書其官門怒而逃公後慙謝追子推於介山子推

隱避公因放火燒山度其走出火至子推遂抱樹而焚

死焉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

而死此六子者無異於磔大流死操瓢而乞者皆離名

輕死不念本養壽余者也疏六子者謂伯夷叔齊鮑焦申徒介子推尾生言此六

人不合玄道矯情飾行苟異俗中用此聲名傳之後世

亦何異乎張磔死狗流在水中貪病之人操瓢乞食世

間人物不悔見聞六子之行事同於此皆重名輕死不

念厥本養養生壽盡天命者死字有作永字者走字有作

子足子走見沉江比于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

為天下笑疏為達道者之自觀之至于子胥比于皆

不足貴也吾之所以說我者若星我以為鬼事則我不能

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

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親色耳欲聽聲口欲美味志氣欲

盈疏夫目視耳聽口察志盈率性而動稟之造物人上

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

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

人死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

騏驥之馳過隙也疏夫天長地久窮境稍餘人之死生

馳走過隙也時限迫促以有限之身寄死窮之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余者皆非通道

者也丘之所言是吾之所奔也亟去走飯無復言之子

之道任任假假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

哉疏亟急也任任失性也假假不足也走聖迹之道仁義之行辟彼逖廬方茲芻狗執而不遺唯增其弊

任任失真假假不足則夫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

足虛偽之事何足則夫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

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枕軾低頭不能出氣疏軾車前橫木凭之而坐者也盜跖英雄盛孰物理孔子懼懼遂至於斯

飯到營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

往見跖耶孔子仰天而歎曰然疏微無也然柳下季曰如此也

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疏若前乎者則是篇首柳下云逆其心則怒無乃逆汝意如我前言乎孔子答曰實如所言也

丘所謂無病而自矢也疾

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射可去也不曰父而獨用已雖盜跖不可御也

疏紆近也疾料觸虎頭編虎仲尼往說盜跖履其老險不異於斯也而言此章太意排擯聖迹豈鄙名利是以排聖迹則詞貴堯舜鄙名利則輕忽伯夷故寄孔跖以摸之心也即郭注意失之遠矣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為

行疏子張孔子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張行聖迹之人也姓滿名苟得假託為姓名曰苟且貪得以滿其心求利之人也盍何不也何不為仁義之行乎勸其捨棄名利也

無行則不信不信

無行則不信不信

則不仕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疏
若不行仁義之行則不被信用不被信用則無職任無職任則無利祿故有行則有名有名則有利觀察計當仁義真是好
事且行之也若弃名利及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
一日不為乎疏
反此逆也若弃名利則此逆我心故士之立身不可一日不行仁義
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
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疏
多信猶多言夫識貪殘則富謙柔靜退則沉多言夸伐則顯故觀名計利而莫先於多言多言則是名利之本也
若弃名利及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疏
抱守也天自然也夫修

疏義有罪被往日賊途中被道殺獲
傳境也

之士立身為行并擲名利乃此俗
心抱守天真翻合靈玄之道也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謂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
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為匹夫今謂
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
貴也疏
桀紂孔墨並叙於前賊謂賊獲也聚謂擊竊即盜賊小人也以賊獲比天子則慙怍而不服以宰相比匹夫則多容而觀慰
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
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義思疏
此後叙前義也
為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為諸侯之門義士存焉

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曰成子常殺君
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
特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疏特逆也拂戾也齊桓公名
小白殺其兄子糾納其嫂
為妻管仲賢人也臣而輔之卒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用
成子常殺齊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受其幣帛史殺兄入
嫂殺君竊國不倫之惡惡莫甚於斯而夷吾為臣居又
受幣言議則以為鄙賤情行則下而夷之豈非戰爭於
心胸言行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疏
相反矣成者為首君而夷之不成者為尾非非而毀之以此而
言只論成與不成豈與行與無行故不知美惡的在誰
也所引之書並無本也
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

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疏戚親也
倫理也
五紀祖父子孫也亦言金木水火土五行也仁義禮
知信五德也六位君臣父子夫婦也亦言父母兄弟夫
妻也子張云君不行仁義之行則親疏無理貴
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無可分別也滿苟得
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疏堯廢長子丹朱
不與天位故言
殺也舜封同母弟象於有鼻之國今天下吏治其國湯
收納貢稅故言流放也廢子流弟何有親疏之理乎
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疏殷湯放桀桀於南巢周
武殺紂於汲郡君臣貴
賤其義安在
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疏王季周大
王之庶子
季歷即文王之父也大伯仲雍讓位不立故以小兒季
歷為適管蔡周公之兄泣而誅之故云殺之廢適立庶

弟殺其兄尊卑
長幼有次乎
儒者偽辭墨者兼愛
犯六位將有別

乎疏
夫儒者多言強為各位墨者兼受
且子正為名我
周者無私丑紀六位有何分別

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賒於道疏
監明也具也子
張心之所為正

在於名苟得心之所為正在於利且名利
吾日與子訟
二途皆非真實既乖至理豈明見於玄道

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

則異矣乃至於奔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疏
謂訟

論說也約謂契也奔其所為捨已殉其所不為逐物
也夫殉利謂之小人殉名謂之君子名利不同所殉一

也子張翁得皆共談玄言於
故曰無為小人及殉而天
無為之理敦於莫逆之契也

無為君子從天之理疏
而余也既不逐利不殉名故
能率性既根合於自然道也若

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疏
相助也無間
枉直順自然

之道觀照四方
若具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
隨四時而消息

徘徊徘徊猶轉變意也圓機猶環中也執於環中之道
以應是非用於獨化之心成其意故能具其卑通

之理轉變化
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疏
真性

也無轉汝志為聖迹之行無成亦心學
無赴而富無殉
仁義之道捨已效他將喪亦真性也

而戾將奔而天疏
莫奔赴於富貴無殉逐於成功
比于
必赴必殉則皆於天然之性也

烈心子胥拔眼忠之極也疏
比于忠諫於紂紂云聞聖
人之心有九竅遂剖其心

而視之子胥忠諫夫差束殺之于死曰吾死後抉眼懸於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斯皆至忠而遭其禍也
高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疏躬父盜羊而子證之尾生以女子為期抱
泉而死此皆守信鮑子立輒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疏
而致其患也鮑焦廉貞遭子貢謗之抱樹立輒而死申子晉獻公太子申生也遭麗姬之難在機說謊不自申理自謚而死
矣孔子不見母臣子不見父義之失也疏
其母臨終孔子不見姓臣名章齊人也諫爭其父能迹歷國應聘
不從被父憎嫌遂游他邑亦耽仁義學讀忘飯其父臨終而章不見此皆信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
蜀仁義有期過矣此章言尚行則
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行儕貴士則士

偽故蔑行賤士以全其疏自此于已下臣子已上皆為
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且忠信廉貞而遭其禍斯皆古
昔相傳下世語之也是以忠誠之士廉信之人正其言
以諫君必其行以夏主莫不遭罹其患服從其殃為道
之人深宜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
誠慎也彼富則人歸之既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
長生安休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
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疏無足謂貪婪之人不
知中和之道守分者廉之人也假設二人以明貪廉之
禍福也無足云世人卒竟未有不與起各譽而從就利
者則說其情適其性休質安而長壽矣子獨貪貪者貪之意乎為

運短不足來邪為心意能知力不能行故其於
正理志念不忘以遺貪來之心而不見取邪 知和曰

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天絕

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不覽古今之時是非

之分也與俗化疏 此人謂富貴之人也俗人謂無知貪利情切與貴人同睡而生共富人同

鄉而往者猶將已為超絕流俗過世之人九已之自享

於富貴乎斯乃專愚之人肉心無至不履正道不覽古

今之時代不察是非淫念而與塵俗紛競隨末 世去至

而迂化者也豈能識禍福之歸趣者哉

重弁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休樂意

之道不亦遠乎疏 至重生也至尊道也流俗之人以生

皆道其所為每事如斯其於長生之

道主之

遠矣 慘怛之疾怛愉之安不暨於休休惕之恐怛

之喜不暨於心疏 慘怛悲也怛愉樂也夫悲樂喜懼者

並身外之事也故不能暨明於聖賢

照入於心盡而 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

愚者亦為之也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知和曰

景曰人之德以為賢良非尊國而嚴君君入疏夫富貴之人人
多依附故勇者為之捍智者為之謀德者為之助雖且
不臨事邦國而威嚴有同君父焉斯皆財利致其然矣
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休不待象
而安之疏夫耳悅於聲眼受於色口噍於味威權形勢以適其情者不待教學而心悅樂豈服法象而身安乎蓋
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
雖非我孰能解之疏夫欲之則就惡之則避斯乃人物之常情豈待師教而後為之哉故
天下雖非無足誰獨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
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永疏夫知惠之人
能施為舉動以百姓心為心百姓順之亦不違其法度

也內心至愛所以不爭無用無為故不永不爭
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憂貪有餘故辭之升天
下而不自以為廉疏四處猶四方也夫凡聖區分貪廉斯隔是以爭貪四方馳騁八極不
自覺其貪婪并捨其廉辭廉貪之實非以道外也
之度疏臨照也夫廉貪實性非適道於外物勢為天子也而又照於內心各稟度量不同也
而不以貴驕人富者天下而不以財壓人計其患慮其
反以為害抗牲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疏夫不
貴為驕矜不以錢財為操觚者計其患慮傷害於
具性故也是以辭大寶而不受非謂要名譽者也

夷雍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善生也善卷許由
得帝而不受非厚辭讓也不以美善已此皆就其利辭
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與名譽而疏
雍和也文唐虞之化宇時和平者非有精於仁惠不以
美善害生也善卷許由被種而不受非是矯情於辭讓
不以世受害也也斯皆就其長生之利辭其棄殺之害
故天下稱其賢能則可謂有此避害之心實無復與名
之無足曰必持其名若本絕其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
長肥而不死者也疏必固莊欲修進名譽若其形體絕其甘美窮約攝養於其生者亦何異乎久病固疾長肥不死雖生之日猶死之季此無足之辭難知和也知和曰平為福有

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然財其甚者也疏夫平等被其福善有餘損其禍害者天理自然也今富人耳管鐘鼓管籥之聲曰
樂於管籥管籥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疏
樂猶適也管籥等笛之流也夫富室之人恣情滌口
爽醪醴耳聒官商取捨適心觸類感動性之昏爽更業
忘焉無所覺依溺於專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也知豈非亂也
疏專氣猶憤懣也夫貪欲既多勞後困弊心中候寒沉溺憤懣猶如負重上夜而行此之委頓豈非苦困也哉
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休澤則竭可謂
疾矣疏貪取財室以慰其心誘誘威權以竭情慮安靜閑居則其体沉溺休氣悅澤則情懣斯生動靜

困苦豈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

拾可謂辱矣疏堵牆也夫欲富就利情同登壁靡彼堵

耻辱邪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捨滿心服雖求益而

不止可謂憂矣疏戚離煩惱也夫積而不散馮而不舍

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冠盜之害內周樓疏外

不敢獨行可謂畏矣疏疑恐也請求也匹夫無罪懷璧

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

盡性竭財單以反下月之無故而不可得也疏

辱憂畏也殫盡天下至害遺忘不察及其巨盜忽至性

可得之也故觀之各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終意絕

休而爭此不亦惑乎疏繚纏繞也巨盜既至

豈見有各利邪而流俗之夫倒置之甚情纏繞於

兩華真經注疏解任卷第二十九

莊子雜篇說劍第三十

郭象注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

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

之疏趙惠主名何趙武靈王之子也好擊劍之士養客三千好無厭足其國衰弊故諸侯知其無道共相

謀議欲將太子懼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

士者賜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說懼趙太子名也惠其父喜將于戈故欲千

金以募說王莊子入賢當能止劍也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募莊子

莊子集

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留周千金
 子曰聞太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懼問
 何敢言疏欲教或何事乃賜千金既見金多故問太子
日聞莊子賢哲聖明故所以贈千金以死從
軍之幣 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
泉也 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
 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
 不得也太子曰然善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
 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

之纓短後之衣嗔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無服
 而見王事必大逆疏髮亂如蓬鬚毛突出鐵為冠垂下
露面曼胡之纓謂也頸抹額也短
後之衣便於武事嗔目怒眼勇者之容 莊子曰請治劍
憤然真胸故語聲難此劍上形服也 服治劍服二百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又待
 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疏夫自得者內無懼
心故不趨走也 王
 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疏汝欲用何術以教諫
於我 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
 乎 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可行王公悅之曰求

下無敵矣疏

其劍十步殺一人去千里行

莊子曰夫為

劍者少以重聞

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

之疏

夫為劍者道也是以忘己馬心開通利

吾曰夫子

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支子疏

辭旨清遠感動王心故

劍戲然後

邀延也王乃拔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

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王敦劍疏

敦斷也試陳劍士使

莊子曰望之久矣疏

企望日久

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言疏

可擊劍

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

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

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雞石城為鋒齊岱為鏑疏

鋒鏑

端也鏑又也燕雞在燕國石城塞外山北地

晉衛為脊

周宋為鏑疏

鏑環也晉衛二國近乎趙地故以為韓魏

韓魏

為鏑疏

鏑北也韓魏二國在

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疏

懷

夷以道德順

繞以渤海帶以常山疏

渤海滄州也常山

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疏

五行金木水火土也刑

常臣制區宇論其開以陰陽持以春復行以秋冬陰

刑德以御群生陽開闢春復往持秋此叙夏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

冬肅殺自然之道也下連之無旁上决浮雲下絕地紀此叙一用臣諸侯天

下服矣疏夫以道爲叙則無所不包故上下旁通莫能礙者浮雲地化豈足言哉既以造化爲功故

無不此天子之叙也文王茫然自失疏夫才小閱大不

若涉海失其所謂類魏惠王之聞離樂也曰諸侯之叙何如曰諸侯之叙以

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鏑以賢良士爲容以忠聖士

爲鏐以豪傑士爲銳此叙夏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

之亦無下連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

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疏四鄉猶四方也夫能法象天地而知萬物

之情爲諸侯所以爲異也但能依此叙一用如雷震之

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

叙也疏易以震卦爲諸侯故王曰庶人之叙何如曰庶

人之叙蓬頭實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鳴鳶而

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决肝肺此庶人之叙無異

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太王有天子

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疏莊子雄金冠絕古今故能

說化趙王去其所好而王乃率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

結會旨敝在於此矣環之疏環徒也王覺已非深懷慙惡以莊子命上殿展

愧情饒食三周不能安坐氣急心滿豈復能食乎莊子曰太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

出宮三月劍士皆服弊其處也疏不復受賞故恨而致死也

莊子雜篇說劍第三十

